



上图：蔡氏古民居位于泉州南安，整个建筑群，东西长200多米，南北宽100多米，总建筑面积16300平方米，包括住宅、书堂、宗祠等，自成一个完整封闭的宗族村落。主体建筑为硬山式屋顶，是闽南传统民居中的典型代表。

有意思的是，闽南人往往将海蛎壳直接夯入墙体，难道是为了附耳倾听、碧海潮生？而右面的墙壁呢，“出砖入石”，砖石瓦混砌。石是不规整的白色毛石，红色的碎砖碎瓦，间杂筑在一起。

红色的碎砖碎瓦。红色。中国各地的民居，都以青砖灰瓦为主，唯闽南性喜红砖大厝；须知，从前红色是高等级建筑才能使用的颜色，例如皇宫和寺庙，区区民居敢用红筒瓦，闽南人哪来的胆量僭越？

彪悍的刺桐城，彪悍的人生。注重乡族观念的闽南人，蔑视法规和主流意识形态，“盗匪”都当得，何况铺几块红砖红瓦？明代初始，海禁甚严，漳泉海商被迫进行走私贸易，是官府追捕的海盗。《明实录》云：“漳泉等府黠猾军民，私造双桅大船下海，名为商贩，时出剽劫。”《海澄县志》更是直言不讳：“（漳州）月港故称盗藪。”数百年间，海上私人贸易时通时禁，做生意的，根据政府的政策风向，灵活切换身份，忽而是海盗，忽而是海商。

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西

班牙人入侵菲律宾，尔后，漳泉地区与吕宋（菲律宾古国之一，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）的“商业勾搭”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贸易活动。明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宣布“弛禁”，漳泉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畅通无阻，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月港之间，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，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马尼拉，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。

再后来，泉州最风光的日子终究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，但泉州毕竟是江山易改、本性难移的泉州，毕竟是造就过无数乘风破浪的“海之子”的泉州。因此，郑成功的横空出世、青史留名，好像是理所应当的“泉州故事”。

据庄为玘教授（1909—1991）研究，郑成功的故乡南安石井镇，与晋江的东石、安海，以及围头澳的金井、围头，深沪湾的深沪、永宁，泉州湾的洛阳、后渚、石湖，共同构筑了古泉州港。宋元时期，泉州港以后渚为中心；入明后，海外交通中心北移福州，泉州官商没落，

安海取代后渚，成为私人海上贸易中心；明末清初，几经海禁、迁界，安海被毁，海上交通中心南移至月港，安海虽已衰落，但私商仍继续存在，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郑氏谱写了家族的英雄史诗。在远离王朝最高权柄的帝国边陲，地域社会的发展变迁，很大程度上只忠于自身的传统与逻辑。长期以来，这一带居民的时商时盗、或居或迁、遇强制羁管则遁迹海外的状况，始终被历代王朝视为潜在的威胁；东南沿海成为侨乡密布之地，恐怕也很难单纯用“人口压力”“土地兼并”等因素来解释。郑氏家族“海上王国”的建立，实际依靠着地域社会的文化资源；换句话说，是故园的迷信与开明、不驯与长情，是闽南的水土与性格养成了千秋的功业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蔡国强自泉州航向了五大洲的舞台。2015年6月的某个黎明，已经能冠上“国际知名艺术家”头衔的他，回到泉州小渔村惠屿岛，在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下，把500米高的金色焰火——“天梯”，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。这座特殊的梯子，寄托了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、摸云摘星梦想，“这个城市太信风水，也太信看不见的世界”。

廿余年来，他多次尝试却屡战屡败，直到惠屿岛的庇佑，助力“神迹”的诞生。有些村民，就笑呵呵地说“走了一圈，最后还是在家里做成哦。”的确，走了一圈，落叶归根，返璞归真。当天梯燃烧起来，蔡国强忍不住对着奶奶开启自夸模式：“阿嬷，漂亮吗？你的孙子很棒！”

嗯，泉州，很棒。■